

心理学坚持应用“范式”术语的缘由探析

季 岐 卫

(哈尔滨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自库恩提出范式论之后,心理学最初应用范式论探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与范式论的契合性,并试图说明心理学已进入成熟的范式科学阶段,但无论范式论自身或心理学的范式科学性都遭受较强质疑。然而,由于“范式”术语自身的优先性、范式论所占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可通约性等因素,导致心理学时至今日仍坚持应用“范式”术语,但现已不再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了。

关键词:心理学;库恩;范式科学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5-0106-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512

自托马斯·库恩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以来,除了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内部固有的影响之外,同时对其他诸如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尤其是对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且心理学的研究文献对该书的引用数量一直居各学科之首^{[1]81-82}。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探讨心理学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从而试图论证心理学已发展成为具有统一范式的成熟自然科学,并通过对现代心理学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把握,试图论证其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的契合性。而在“范式”概念的实际应用方面,心理学家们则热衷于使用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等概念来显示他们在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前沿性和典范意义。本文则尝试针对这些现象提供一个批判性反思的视角,并指出其问题的实质。

一、对心理学作为“范式科学”的质疑

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倾向于认为冯特于1879年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建立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现代科学心理学的诞生,且这种论断被一些心理学家们予以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囫圇接受。事实上,科学心理学从其诞生就饱受质疑的危机,这种质疑不仅来自心理学内部对其科学性的怀疑,还来自心理学所景仰的自然科学对其科学地位的否定,不管是世俗观念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很少有人将心理

收稿日期:2021-05-10

作者简介:季岐卫(1981—),江苏启东人,博士,哈尔滨理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心理学哲学。

学视为自然科学。然而,对于科学心理学而言,“它是由于对物理学的敬仰而创造出来的,它希望能够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正常人的思辨研究”^{[2]493},这种自然科学的情结加剧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家们对心理学自然科学地位的追求,并反过来以科学哲学的最新理论发展为参照,以期提供形而上学指引。可以发现,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如同科学哲学理论发展的镜像一般展现其发展形态。科学哲学上相继产生的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等理论形态,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历史地呈现极力坚持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冯特的内容心理学和铁钦纳的构造主义、贯彻逻辑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等科学心理学流派,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心理学的影响也因而变得顺理成章。

库恩的范式论一经出现,便在心理学界掀起了一股用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来讨论在心理学史上是否经历过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帕勒莫在《心理学是否发生了科学的革命?》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心理学的范式革命论,认为尽管库恩的《结构》面临诸多争议,但并不能阻止利用其观点展开讨论,冯特及其追随者所建立的构造主义构成了心理学的第一个范式,但是内省法的痼疾、对动物研究的兴趣而又不可避免地将动物意识拟人化倾向、致力于扩大心理学原理的范围但又漠视其实际应用等因素造成了心理学的危机,格式塔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作为相互竞争的理论,最终行为主义获得其范式地位,而目前正处于心理学的革命时期,乔姆斯基的语言心理学则蕴含了新的范式的可能性^{[3]135-155}。但是,尼尔·沃伦对帕勒莫进行反驳,认为行为主义并未构成对冯特内容心理学的革命,行为主义只是成为美国学院派心理学的主流,但在同时代流行的还有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心理学流派,其并未构成一个统一的范式,且行为主义并未能解决冯特内容心理学中的“反常”,即意识的内省问题,反而将意识整个地将以抛弃,因此,尼尔·沃伦最终认可了库恩所暗示的心理学仍处于前范式科学的阶段^{[4]407-413}。

巴斯在《心理学革命的结构》^{[5]57-64}一文中,提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心理学范式革命论。巴斯认为,在主流的实验心理学历史上,存在着构造主义、行为主义和认识心理学三种主流范式,并在心理学内部发生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的四次革命,应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转换法(transformative method),每次革命都发生主客观关系的循环转换。然而,这种虚假的心理学史与范式理论的契合性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实质,反而招致更多的批评。黉黑认为心理学似乎是一门永远存在危机的科学,从未越过库恩所述的科学的前范式阶段^{[2]492}。奥唐诺修等人以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劳丹、格罗斯的科学哲学视域审视认知心理学,以及通过对业内相关学者的调研,得出并未真正发生心理学的科学革命,所谓的认知心理学革命最好被看成是一种社会性修辞现象^{[6]85-110}。高申春更进一步地指出:“除了丰富了我们用以讨论和撰述心理学史的语汇外,范式理论并没有在任何实质的意义上增加我们对心理学及其历史的理解。”^{[7]31}

因此,到目前为止,有关范式理论是否能够用于分析心理学史及其心理学的科学性质仍然存在诸多争论,其问题的实质是无法划清围绕在心理学、科学与库恩的理论之间的界限。并且,颇具意味的事情是,库恩将心理学理论作为范式理论分析论据之一,那么其所隐含的推论是心理学应为科学的,从而能够顺利展开范式理论的论证。然而,心理学家们所普遍忽视的情况是库恩所采用的心理学理论并非主流的强调量化和实证研究的行为主义或认知心理学,而是格式塔心理学和皮亚杰学派,非主流的心理学理论成为范式理论的基本理论基础也使得主流科学心理学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所谓的“主流”,只不过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学院派心理学自以为是地赋予自身以“合法”的科学心理学的地位。鉴于心理学内部多种心理学理论相互冲突、竞争的状况,且这种多学派、多理论的状况

几乎已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典型学科特征,这也意味着心理学从未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那么,库恩用处于非“范式”科学阶段的心理学理论来论证其范式的转换,其严谨性和合理性是值得质疑的,难怪波普尔对库恩的心理主义取向惊呼道:“我不能不指出,对我来说,为了探求科学的目的及其可能的进步转而求助于社会学或心理学(或如皮尔斯·威廉斯所说,求助于科学史),这简直是令人惊讶、令人失望的。”^{[8]72}拉卡托斯指出库恩科学革命中的“危机”是一种具有传染力的心理学概念,科学革命是一种非理性的“暴民心理学”,“库恩涉及科学连续性的概念框架是社会心理学的”^{[8]229-230}。

面对这些质疑,库恩并不敢苟同,甚至认为自己的研究对社会学、心理学的依赖并不比他们多,在每门科学或专业中,都会对从业人员灌输相关学科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并让其做出抉择,因而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因素^{[9]121-127}。诚然,库恩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事业是理性的,但也绝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有着其特有的人文意蕴,然而,库恩不仅仅驻足与此,而是进一步将其心理主义和相对主义化,最终陷入了不可知论。作为其基本理论依据的心理学,只是包含在科学家事业中所共有的“意识形态承诺”,显而易见,在库恩看来,心理学至多处于前范式科学阶段,尚未获得其成熟科学的地位。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10]268-269}一文中,库恩赞同波普尔的观点,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至少就目前而言,尚且不宜给精神分析学以“科学”的称号,并将精神分析与占星术、较古老的医学做类比,认为这些学科有一定道理,能够提供基本原理,但还需要更明确的原理和规则,并不能因为其局限性而随便摒弃它。在1989年的一次个人通话中,库恩直言:“心理学的领域也许太过于宽泛而无法将其概括之。我不抱任何理由去设想学习理论、临床心理学、知觉心理学、智力测验在面对同一问题时 would 得出一致的回答。对于研究领域是否被合理地细分,我无法说清。你需要熟知学科领域内部才能去做。”^{[11]92}很显然,对于是否已经成为一门范式科学这样的问题,如果严格按照库恩范式理论中科学发展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的话,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心理学尚未达到范式科学阶段,至多是处于前范式阶段。

二、心理学坚持应用“范式”术语的原因

既然心理学成为一门范式科学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可是时至今日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中,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心理学研究者们使用“范式”术语的趋势仍然经久未衰。当然,库恩也曾经表示过,不排除有些人文学科在不久的将来形成自己的科学范式,“我知道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某项人文科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可能找到一个支持常规解难题研究的范式。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发生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增加了,……我印象中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分支可能已经是这样了。”^{[9]220}虽然库恩预言了某些人文科学成为范式科学的可能性,可是尚未一语成谶,“范式”术语已然在心理学界泛滥开来,连始作俑者的库恩对其都显示出无可奈何,甚至在《结构》出版30年之后的一次采访中,库恩表示,“范式”一词已经“无可救药地被过度使用和失控”^{[12]39}。当库恩力图阐明人们对他的误解,甚至不惜对范式理论进行改造,但仍然收效甚微。在“后记—1969”中,库恩将作为集合的范式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代替,包括“符号概括”“模型”“价值”和“范例”(exemplars)四个部分,作为子集的“范例”相当于“范式”一词,范式是共有的范例。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库恩开始谈论“分类学”(taxonomy)、“词典”(lexicon),“分类学”“词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原来的“范式”的意义,但又具有较强的深化和专门化。用全新的术语替代“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范式的模糊性的麻烦,但是为何心理学研究者以及其他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没有进一步地采纳库恩的“范例”“词典”,而仍然坚持应用

“范式”呢?

首先,上述问题的实质是来自“范式”一词就词汇本身所具有天然的优先性。“范式”最早来自希腊语“paradeigma”,意为共同显示或模式、模型。柏拉图在讨论作为模型(paradigm)的“形式”(forms)时,认为“形式”是不同事物所拥有的共同的东西,我们必须探寻它以获得知识^{[13]502}。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将言说艺术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类,一般言说艺术又分为辩证(dialectic)和修辞两类,其中,修辞可通过例证(paradeigma)或推理论证(enthymema)进行。近现代“范式”一词的使用逐渐兴盛起来,李奇滕堡(G. C. Lichtenberg)约在1789年使用“范式”(paradigmata)来说明其为一个示范性科学成就,并能以此为题解题,解决其他科学相关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命名的讨论中,用“范式”一词说明其在语言游戏中的重要作用。库恩在《结构》一书中所引的布鲁纳(Bruner)与波斯特曼(Postman)的心理学实验也是出自他们1949年所发表的《感知失调:一种范式》。可以发现,在库恩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使用了“范式”一词,使用该词基本没有脱离模式、模型、范例等范畴,而库恩在此基础上,赋予“范式”以更多的内涵,玛斯特曼女士甚至宣称在《结构》当中找到21种有关“范式”的定义。虽然最后库恩对“范式”一词的模糊性做出回应,“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成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4]147}。但是“范式”概念此时已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为一种体系化的存在,除了其基本概念之外,还隐含着范式的革命性、不可通约性等主张。

可以看出,库恩使用“范式”一词,乃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并占尽先机。如前所述,心理学家布鲁纳与波斯特曼在库恩之前已经在“模式”“模型”的意义上使用了“范式”一词,也有人甚至怀疑库恩是否从此项研究中获得“范式”的术语^{[11]89}。库恩对“范式”的重新诠释丰富了其内涵,使得心理学研究者可应用“范式”的扩展性概念,为其研究领域的创新性、革命性、不可通约性等特征进行合理性辩护。但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中的“硬核”也与库恩的“范式”十分类似,都对理论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且摒弃了其中的心理主义立场,“硬核”不是心理的东西,而是理性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比范式理论具有更强的宽容性,研究传统作为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哲学中的经验论和唯名论、神学中的唯意志论和必然论、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生理学中的机械论和活力论”^{[15]75-76},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研究传统,并且研究传统可以修改内部的一些具体理论,其最基本的核心部分发生变化都可导致研究传统的进化,各种理论和研究传统之间也可以合理地进行相互比较。相较于库恩的范式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与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更能真实地阐明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历史^{[16]755-769}。然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虽然包含了“范式”所隐含的科学的进化、革命等内涵,但又无法在直观上呈现“范式”所拥有的原本的“模式”“模型”的含义,库恩本人的“学科基质”“分类学”“词典”等术语也同样地无法获得其直观的顾名思义的效果。

其次,库恩范式理论的提出占据了良好的天时地利人和,并进而因“范式”一词在心理学的过度使用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积重难返的历史惯性。库恩《结构》一书所占的“天时”为恰逢作为科学心理学主流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即将被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所代替的危机,库恩的范式理论正好为当时的心理学历史的发展提供一种诊断模式。库恩的范式革命论为当时对行为主义产生普遍不满的心理学家们提供一种合理的理论依据,并据此说明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在取代行为主义的范式地位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库恩也曾明确表明心理学对其理论形成的影响,如皮亚杰有关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格式塔心理学中的“格式塔式转换”等,这种理论中所蕴含的心理学因素反过

来也加强了心理学家们对库恩理论的亲近程度。“地利”则为实验心理学的权威、实验心理学史学家波林早在1934年就说服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James Conant)将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成系。在20世纪30年代,波林是当时美国最早开始研究格式塔图形的,他1930对在《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发表了著名格式塔图形“我的妻子和岳母”。库恩在哈佛大学读研期间就知悉波林在知觉心理学尤其是其中的格式塔图形的研究并深受其影响。随之而来的是“人和”,波林因其在心理学界的影响力而起到推进作用,《结构》一书刚出版,库恩便拿去给波林阅读,波林对此书印象极深,并在1962年11月初给予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贵作才华横溢,理应产生巨大影响……你说了许多对我而言特别睿智的东西,并且你说的清晰和富于魅力。无论如何我应尽我的绵薄之力让人们阅读此书。”^{[17]82}此后,波林不遗余力地推介库恩的范式理论,在随后的国际心理学大会中倡导库恩的范式理论,并在《现代心理学杂志》(*Journal Contemporary Psychology*)中主动发文评论库恩《结构》一书,认为这是一本有关心理学的著作。由于波林的授意,库恩《结构》出版的20年间,心理学研究者与库恩进行通信交流的人数一直稳居前列,库恩本人在1967年也受邀参加美国心理学会年会做题为“逻辑与心理学”的大会发言。库恩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打破了不同研究取向的心理学家们的隔阂,如实验心理学家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等人一致对其表示认可。更有心理学研究者开始要求他们的学生阅读库恩,并利用库恩的理论论证心理学科学地位的合法性。这些外部条件在各个方面提升了库恩之于心理学的影响作用,这也是拉卡托斯、劳丹等人所无法企及的。

最后,库恩的范式理论中的不可通约性立场加剧了心理学内部的分裂,进而导致心理学饮鸩止渴地更为依赖“范式”术语以捍卫自己所坚守的心理学研究取向。库恩认为,不同范式的区别不是认识同一世界的程度上的差异,而是心理上的信念的不同,范式的更换就是心理信念的更换,如同宗教信仰的改宗一样,不同范式的支持者在解决问题的标准上的差异,不同范式在概念、术语的不相容性和逻辑上的互不相容造就了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按照库恩“不可通约性”的观点,不同的心理学流派意味着拥有不同的范式,不同心理学范式持有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人类心理的心理信念,不同心理学范式间是“不可通约”的。很显然,“不可通约性”可以有效地解释不同心理学流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并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却在消极的意义上隔断了前后相继的不同心理学流派间的认识上的继承和深化,加剧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之间隔阂和对立。这种隔阂和对立所造成的后果使得“范式”术语在心理学上的应用逐渐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控制,进而演绎成心理学中的滥觞和毫无必要的历史张力。一位精神病学家写道,“库恩的《结构》把握住了某些基本的东西,是有关应该怎样治疗精神病患者,治疗者必须努力地改变他们理解他们自身经验的范式。在一例成功的患者身上,患者屡次发现存在一个革命的演替,每次都以一种新的领悟达到顶点。”^{[17]85}此时,心理学研究者对“范式”一词的应用俨然已经脱离了原本用于论证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合理性的范畴。在理论心理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范式论心理学史观的无效性,但由于心理学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分裂,很难使心理学的科学主义取向的研究者能够专门地拨冗阅读理论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深刻专研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内涵,毕竟,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其专门的“科学”研究领域,“范式”一词只是作为一个工具意义上的专门术语而被假借来标榜其研究领域的前沿性、创新性、革命性等特征。对后继者而言,这种应用“范式”术语的“传统”最终演化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从众”,应用者未必了解“范式”的具体内涵,但“从众”总是不会错的,或者借用库恩的术语,对“范式”一词应用的行为本身已成为一种“范式”,使用者无须分析、思考,只要符合心理学研究共同体的期待、认同即可。

三、“范式”术语之于心理学的意义

科学心理学刚刚诞生之初就已存在着想要获得科学共同体承认的欲望,当心理学被这种“心魔”所支配时,是无法按照心理学的内在本性而展开研究的。心理学家科克(Sigmund Koch)曾对现代心理学进行深思熟虑的考察,并创造“失去意义的思想活动”(ameaningful thinking)一词,来说明现代心理学受缚于科学主义的历史盲目性,他的终极关怀是“帮助建立一个除却了如此典型地表现在现代文化中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能让人们正直和有尊严地生活于世界”^{[18]425}。科克虽大声疾呼,试图将心理学从它的历史盲目性中唤醒,也难免曲高和寡。面对心理学的科学主义情结,库恩范式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的产生是建立在对实证主义科学观和方法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吸收奎因逻辑实用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和汉森的经验负载理论,将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的知识引入到科学哲学的讨论中,强调科学活动中的人文价值意蕴,其理论能够较适应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如果心理学对库恩范式论进行必要的深入思考的话,本是有助于心理学重新认识“科学”是什么,及其心理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摆脱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束缚,能够促进消解心理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的,真正地展开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然而,库恩的范式理论并未如同实证主义那样得到心理学家的坚实贯彻和彻底的消化,心理学家们所接受的只不过是库恩的“范式”中有利于论证其研究领域合理性的解释学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学家们所坚持应用的“范式”逐渐退化为一个抛弃了库恩原意的苍白、空洞的术语,任何一种或大或小、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研究取向都可称得上一种“范式”,此时的“范式”术语的内涵严格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模式、模型、示范、案例的意义。心理学对“范式”术语的坚持应用已成为科克意义上的“失去意义的思想活动”,心理学不可能仅仅依靠语言或规则上宣称一个“范式”的出现,就能代替心理学的真正的真理性、进步性的工作。

[参 考 文 献]

- [1]胡志刚,王贤文,刘泽渊.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被引 50 年[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36(4).
- [2]戴黑. 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M]. 刘恩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 [3]Palermo, D. S. Is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Taking Place in Psychology? [J]. Science Studies, 1971, 1(2).
- [4]Warren, N. Is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Taking Place in Psychology? Doubts and Reservations[J]. Science Studies, 1971, 1(4).
- [5]Buss, A. R.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revolutions[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78, 14.
- [6]O'Donohue, W., Ferguson, K. E., & Naugle, A. E. The Structur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J]. The Behavior Analyst, 2003, 26 (1).
- [7]高申春. 范式论心理学史批判[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21(9).
- [8]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 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 周寄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9]托马斯·库恩. 结构之后的路[M]. 邱慧,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0]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 范岱年,纪树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1]O'Donohue, W.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M]. New York: Springer, 2013.
- [12]Horgan, J. The End of Science[M]. New York: Basic Books.
- [13]Bunnin, N., & J. Y. Yu.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14]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5] L·劳丹. 进步及其问题[M]. 刘新民,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 [16] Gholsen, B., & Barker, P. Kuhn, Lakatos, and Laudan: Applic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Physics and Psycholog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5, 40.
- [17] Kaiser, D. Thomas Kuhn and the Psycholog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In Richards, R. J. & Lorraine Daston, L. (Eds.). Kuhn's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at Fifty[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 [18] Leary, D. E. One Big Idea, One Ultimate Concern: Sigmund Koch's Critique of Psychology and Hope for the Futur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5).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why Psychology Insists on Using “Paradigm” Terms

Ji Qiwei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fter Kuhn's putting forward the paradigm theory, psychology first applied paradigm theory to discuss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in psychology's history and paradigm theory, and tried to illuminate that psychology had come to the stage of mature science. Actually, both paradigm theory and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psychology had been suspected. However, due to paradigm terms' priority, its favorable climatic, geographical and human conditions, incommensurability and so on, psychology still insis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of paradigm, but it is not Kuhn's paradigm now.

Keywords: psychology; Thomas Sammual Kuhn; paradigm theory

[责任编辑:孟西]